



【世相】

## 暖冬

□雪樱

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各司其职，各走其道，在既定的命运轨迹上活出价值，温暖别人的同时，也焐热自己的心灵，这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下雪的日子，我就特别馋鸡公煲。认识一家重庆鸡公煲的老板，80后，齐河人，入行八九年了，人长得高大帅气，做买卖很实诚。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写了一天稿子，又饿又冷，叫了一份他家的外卖。付完款才发现，忘记点配菜了，摸起电话打过去，对方传来一个爽快的回复：“没事，我给你加上，你想吃啥菜？”事后，我加他微信单独支付他菜钱，他说什么也不收，“好吃再点就行！”他建了个顾客微信群，隔三岔五往群里发红包，每次连发三个。停业一天会发，天气降温会发，有人进来打广告他也不踢人，而是连发仨红包，搞得对方灰溜溜自动退群。我觉得这个老板蛮有意思，说他以德报怨，一点不夸张。

很多时候，吃鸡公煲吃的是种慰藉。微辣，烫嘴，滋啦滋啦冒热气，吃得逼出汗来，吃得浑身暖和。我的肠胃本不能吃太辣，但每回都愿挑战一把，娃娃菜、包心菜、金针菇、豆腐泡，在汤里滚沸着，入口瞬间顿觉整个世界充满暖意。试过其他几家鸡公煲，要么浓汤菜不新鲜，要么鸡肉火候不够，独爱他家的刚刚好。晚上打烊前，他在群里吆喝一声“还剩三份，有吃的抓紧啦”，好多加班狗立马抢空。前不久那个雨夹雪的晚上，我准备下单却发现他已经打烊，微信群里也有人艾特他，他秒回道：“收拾收拾，明天接丈母娘去！”群里炸开了锅，有人调侃他丈母娘家要拆迁，他要一夜暴富，还有人笑称他是“妻管严”，他没回。过了两天，与他闲聊才知道，他有两个孩子，老大上小学，老二才两岁半，虽说早已买了房，但压力也很大，老父亲身患癌症，过段时间就要去住院化疗。听到这里，我鼻腔发酸，有种说不出来的痛楚。稍后，我自言自语道：“下次我要点份大煲，吃个痛快淋漓！”说罢，内心有一股暖流肆意汹涌。

下雪的日子，我总会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的冬天，一件棉衣和一个“汤婆子”的故事。第49回，大观园里热闹极了，大家在一起写诗玩乐，准备过年。女孩们的出场像是一场T台秀，大地做舞台，白雪做幕布，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，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髦，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，头上罩了雪帽，宝钗着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邦丝的鹤氅，宝琴穿的是贾母送给她的金翠辉煌的皮裘雪衣，史湘云女扮男装，外面罩着貂鼠大褂子，头戴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的昭君套，人群里只有邢岫烟衣服单薄，没有羽纱锦缎，没有雪衣皮裘。平儿见状，未经凤姐批准，自作主张给她选了一件半旧大红羽纱的雪衣。后来，探春见园子里的姑娘都戴着碧玉佩，就送给她一个。薛宝钗遇见邢岫烟，心疼她衣薄窘迫，让她把当票给自己，以赎回棉衣，“不然风扇了事大”。接二连三的慷慨相助，映照出大观园内众女子的美好心灵，虽富贵但不自私，虽各有心机但不袖手旁观他人的窘迫。

第51回，袭人因母亲重回家，丫头麝月和晴雯负责照顾宝玉，一场雪夜大戏由此上演。先是麝月给宝玉铺床，晴雯忽然说，“终究暖和不成的，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。”汤婆子，让我想起儿时乡下姥姥家用的烫壶，放在被窝里，用来取暖。深夜宝玉习惯性地喊袭人，晴雯醒了笑骂麝月，“连我都醒了，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，真是个挺死尸的！”读来不觉莞尔，这就像童年时小伙伴之间闹着玩儿，没心没肺。宝玉叫麝月披上他的貂绒满襟暖袄，她倒完茶竟出去看月色。晴雯不听宝玉劝阻，也跟着出去了，侵肌透骨，晴雯嘀咕道：“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，这一冷果然厉害。”见她受凉发热，宝

玉叫她“快进被来渥渥”。这时候，麝月回来遇见这一幕，骂道，“你死不拣好日子！你出去白站一站，把皮不冻破了你的。”这段话很是让人玩味，叫我想起大院里的童年趣事。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滑滑梯，滚得满身脏兮兮，或者是从房檐下掰几根冰溜子，一路打打闹闹，回到家哪个孩子没有被大人一顿痛骂呢？就像今冬下第一场雨夹雪那天，隔壁的兄妹俩抱起刚满月的泰迪狗跑了出去，在外面疯玩了一下午，回来后在门口被妈妈狠狠批了一顿，小狗冻得歪着脑袋“嘍嘍嘍”不停打喷嚏，兄妹俩浑身湿呱呱地倚在墙根处，这一幕叫人忍俊不禁。想想，冬天总是美好而难忘的，宝玉与麝月、晴雯打闹的那个夜晚，虽然为晴雯的悲剧埋下伏笔，但宝玉对丫鬟们的体贴和爱惜，给人以无尽的暖意——这里面既有“汤婆子”的温暖，也蕴含着他“世法平等”的人性光芒。

冬天是风景，也是一种心境。我们对冰清玉洁的渴慕，往往照见灵魂深处的慌张与焦灼，看到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功利。上周末，朋友与几位老友晚上出来聚餐，酒局过半他出来抽支烟，留意到一位服务员大姐进进出出，始终乐呵呵的。朋友闲聊问道：“你一个人负责几个房间？每月能拿多少钱？”她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回答说：“五个房间，三千多吧。”朋友又问：“看你一直很忙活，怎么还这么高兴？”她大大咧咧地说，“忙是本分，我的忙碌能让客人们快快乐乐地吃饭、聊天，我就很开心！”朋友深受感动，伸出大拇指为她点赞。

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各司其职，各走其道，在既定的命运轨迹上活出价值，温暖别人的同时，也焐热自己的心灵，这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

【浮生】

## 只记花开不记年

□张金刚

我问过父亲，咱村有多少年历史，出过多少有成就的乡亲，那棵老槐树多大树龄，地里种过多少茬庄稼……

父亲一脸茫然，继而一脸淡然，摆摆手：“谁还记得这些？春天来了就种，秋天来了就收；花开了就看，结果了就摘；风调雨顺乐着过，有了灾荒扛着过。我们这年纪，活着干，死了算，每天过好就是福，不想那么多喽！”

话虽糙了些，但理儿很精。这让我想起清代袁机《感怀》中的两句诗：“鸟啼月落知多少，只记花开不记年。”想想父母一辈子守着村子，应着时令耕作，伴着岁月生活，看过几朵花开，容颜已苍老，却活得更通透。我不禁感怀：活出这境界，当是人生大智慧。

曾去山里拜访过两位老人。他们的人生前半程，我不过问，只当下养鸡、种花、作画、写文的日子，就足以让我艳羡。那日，院中的老梨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梨子，树下我们一起包饺子，谈笑风生。饭罢，阿姨展示画“墨梅图”，大叔深情朗诵“田园诗”，二人相互帮衬，相互欣赏，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

在万寿菊、鸡冠花丛中流连了一番，老人又嘱我攀上梨树，摘了几袋梨，给来客带上，并恭敬赠予他俩的《耕药园文集》，想必这小院便是“耕药园”了。我们再次邀约，来年常来，赏梨花、赏牡丹，摘桑葚，摘枣子，炒鸡蛋、炒时蔬。篱笆旁的二位，笑得像孩子。

虽时隔多年，亦不知老人是否还在山里，境况如何，但那从容诗意的生活却一直让我铭记，更记得大叔云淡风轻的一段“笑谈”：“我俩也是在风浪中拼过命，才安全上岸的。人这一生，除了筷子放不下，其他的都能放下。人呀，说到底，就是好好吃、好好过，不记年龄，不记太多。”我猜想，两位老人定是有故事的人，他们只是选择忘记，不提罢了。

经历多了，自然也就记得多，当然也要忘很多。这样才更轻松，不至于将有限的内存占满，令生活卡顿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是很欣赏镜子的，只照当下，不记过往。偶然翻出遗落在办公桌抽屉底层的一面小镜子。这镜子是我初入新单位时，妻子给我的，说让我注意形象。算起来已跟了我十五年，只是近年不再用它。形象嘛，只对着手机屏

幕简单划拉一下头发了事。镜子拿在手上，哈气，擦拭，照自己：头发不再浓密，且有了数根白发；脸也少了光泽，虽痘痘远去，却添了鱼尾纹，可怕的是竟有了轻微眼袋。

镜子向来很真实，是啥模样就呈现啥模样。我极力地想透过镜子看到我当年的样子，可它很健忘，都不记得了。想来，这镜子照过我青春勃发、开心快乐的样子，也照过我迷茫沮丧、黯然神伤的样子，可现在只记得我现在的样子。也好，过去的已成过去，我对着镜子微笑，原来我嘴角上扬、眼睛弯弯的样子也还不算难看。我也知道，这不难看的样子里，有着曾经过往的印痕与累积，但浮云飘过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。

有人曾问我：“当年苦不苦？”我说：“苦也罢，累也罢，都已翻篇，那也是财富，正是必经的过往将我送到了现在。”有人羡慕我的洒脱，也有人叹惋我的放弃，可我这样回应他们：“舍的同时便是得。做自己能做的、乐做的，未辜负岁月，也无视岁月，这才是最大的快乐。”虽然青春不再，眼里藏了故事，可眼神依旧清澈有光，这便是镜子里当下的我。

结婚纪念日，我与妻穿越半座山城，又去看当年结婚时租住的小院。那棵老椿树青翠如昨，院外的牵牛花仍在吹奏，它们该是已不记得我们，或从来就不曾记过我们。十七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我也是做了一道减法题，才算清这年头；又加算一道，才算清我俩的年纪。余生，我想牵紧妻的手，珍惜一餐一饭、一日一月，甚至一场冷战后的微笑和解。

我问过父亲，你和我娘结婚多少年了？吵过多少架？看过多少场戏？父亲照旧一脸茫然，继而一脸淡然：“记这干啥？每天就那样过，一天又一天，白开水一样呢！”曾经不会做饭的父亲，刚蒸了一锅馒头，先拿一个递给做了一辈子饭、现在却早已做不动饭的母亲：“赶紧趁热吃吧！”两人眼前，热气腾腾。

吃完，父亲坐在院里的枯树桩上，神情木然地抽着烟，望着山。父亲屁股底下那棵老杨树的圈圈年轮，此时像是时光之河的圈圈水晕。时光无言，却在似水流年里，回答了所有问题。恍惚间，水晕旋转起来，将父亲一点点旋进去，父亲拉着母亲，母亲拉着我们，将一切年华过往、身外之物悉数归还……